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苗长水卷
张石山卷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书名：苗长水卷、张石山卷
作者: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出版社:光明日报出版社
ISBN:7-80145-554-1/I247.7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目　　录

苗长水卷

御花园 …… (1)
灼烈的光焰 …… (69)

张石山卷

攻城 …… (139)
迎灯儿 …… (279)

苗長水巻

御　花　園



警察殷澄吉50年来一直在追踪豆腐妮儿。

其实这个世界上早已不再需要他履行警察的职责，虽然他算得上一位绝对的职业警察。当年韩复榘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时，在博山办了一所警校，殷澄吉凭着身体和相貌考了去，才16岁。练了一年的军事课目：木马、拦阻、天桥、劈刀、打拳、杠子，而后就在博山当起一月八块五毛钱的警察。因他相貌好、脾气正、又年轻，警察署派他干收花捐的差事，即查收妓女院的每日应纳捐税。从前开妓院也叫开局，逛妓院叫住局。开局要挂牌儿，一晚上接几个客人，都要如实明报，警察署也要查对清楚，按数按人头，一月收一回花捐。殷澄吉干得挺认真，不论是一等班子二等班子还是三等班子，每天都查对的清清楚楚，每月都收的停停当当。

那时的一等班子住局的开价是十块钱一夜，洋面才卖一块六一袋，因此住局的都是铺号掌柜之类的上等人。二等班子五块，住局的无非是些文人骚客、在铺号掌柜手底下听差的。三等班子三块，两袋洋面钱，为的是给那些下窑的推车的扎觅汉（扛活儿）的解解一时干渴。

殷澄吉是乡下孩子，对那些暖帘金烛后边的事也十分好奇。不论查到哪家的门上，都是鸨母们出来接着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口口声声殷警官叫着，如果他有心点姑娘坐局，是近水楼台。可他还没那胆。对了帐目，量掌柜的们也不敢瞒报，而后就乐得在门脸儿这里坐下来，喝壶香茶，歇歇腿儿，听里里外外的人们聊会儿闲天。因此对这各等班子来龙去脉规矩讲究也就熟了。

这碗饭本来还能越吃越好。不料日本鬼子炸了张大帅的火车，又成立了“满洲国”，然后便出关来打韩复榘，韩复榘就被打垮了。日本鬼子又南下打老蒋，殷澄吉回了老家蒙阴县。

蒙阴县也是日本鬼子的天下了，说是天下，不过才28个鬼子，所谓的日军一个加强小队，其中还混杂着不少韩国人，真真假假全加上才28个人。28个鬼子在蒙阴县统治了八年，愿意当汉奸的大有人在，1945年解放蒙阴城时仅正牌汉奸就12个中队，计1200人，还不算那些不拿枪的。原因是当汉奸就比一般人生活好，不当汉奸就得受穷，受穷的滋味不好受。殷澄吉有专业特长，就又当了汉奸警察，干的还是那份差事：收花捐。

蒙阴县比不得博山那种大城市，但也挺热闹，有城墙有街道。鬼子来了住西门里的城隍庙，炮楼一修算个小城。附近像模像样的老百姓不敢呆，都搬远处去躲开。剩下些混穷的论堆做小买卖的在那儿挣鬼子钱，鬼



子买东西也给日本金票子。城里的饭馆也照开，那时叫响的有雷家馆子、同罗饭庄、泰丰楼酒家。炒菜就在门头上，菜名比着全乎。这如今改革开放了，泰丰楼魏家的后代传人又在那老地盘上起一座二层楼，生意比当初不相上下。

鬼子来之初，蒙阴城里挂牌的妓院还没有，汉奸新民会从济南泰安接女人来伺候鬼子。而后随着迫切需要，才渐有了那四大名妓，人称是：豆腐妮儿、小白鞋儿、孙大肚子、王板板儿。

殷澄吉见过大世面，对后面那仨人根本不稀罕，在他眼里都是三等班子里的角色。小白鞋儿死的早，日本鬼子还在就得病死了。孙大肚子才死了没几年，死在敬老院里，家是城东乡的。原不姓孙，随夫家姓，初成亲时年纪很小，十七岁开始挂牌住局，住一局开价五块钱。中间被土匪刘黑七架了去，家里人也懒得去赎回，就在那当了油壶，日久方归。王板板儿是南乡人，大脚板儿，不像人样，同是鬼子来了开始接客，八路来了被打倒，如今说不定还活着。

唯独豆腐妮儿长的没比，连殷澄吉这样见过世面的也觉得没比。蒙阴人说话叫稀漂亮，鬼子说话叫漂亮大大的。

那是十个二十个挑不出来的漂亮姑娘，殷澄吉现在

仍然这样认为。她调皮，从娘家出来嫁了好几嫁了。嫁一个不好，不跟就算了。反正长的好，男人也不在乎是几混头的。二八女子体似酥，腰间仗剑斩愚夫。正是二八出头，十七八岁上坐的局，出价挺高。住局五块，还不一定给你，让你看看就不孬。那年月指望这个发不了财，豆腐妮儿好玩儿，伺候鬼子，还是玩洋人呢。

开头去她家，豆腐妮儿都没出见，叫个老妈子出来报捐。殷澄吉倒不在乎，心想咱们常来常往，你挣他的钱，我挣你的钱，咱们总归有一见。而后有一天来收月捐，豆腐妮儿叫老妈子出来说："这月姑娘才从济南置办了几件子衣裳，钱使的多了，花捐先欠下，下月一并缴齐。"

因为殷澄吉对豆腐妮儿这月接客的数目有底，就说："你姑娘才坐局，正红开头儿，置两件子衣裳还耽误了上捐吗？要是能拿上捐，可别欠，好生意没有欠捐的，花捐更别欠。"

其实这话也是随便一说的，也是冲豆腐妮儿刚红起头儿，才这么教导。若老妈子再把情况说明了，殷澄吉也决不难为。他也不知道豆腐妮儿这工夫正接着一个贵客，朴军需。

小城里住着的这28个鬼子并不常出来，往常饭也是他们自己做，吃的是从济南运来的大米，那时间蒙阴



还不出大米。肉菜禽蛋之类就由这位朴军需出来采办。朴军需是韩国的假鬼子，有那么一张干黄脸，蒙阴城里做买卖的人都认得他，当军需官的历来都有这种本事，便于密切军民关系。老百姓都说韩国人比日本人会做那事，说他连母猪肉的味儿都能闻出来。朴军需有日本金票使着，原是孙大肚子家的常客，这工夫当然就吃嫩豆腐了。

朴军需的干黄脸很薄，手跟鞋匠的手似的，粗糙结实。出来问殷澄吉："花捐什么的干活？"

殷澄吉知道他不是不会说中国话，可这年月中国人都跟着鬼子说日本话，别说人家韩国人了。因此格外尊敬着弓腰回答："这是皇军的治安规定，开明局挂牌子，得照数缴纳花捐。"

可容不得他再解释，朴军需的鞋匠手已捆到他腮上，像捆下肉似的疼，说："陈姑娘对皇军大大的好，以后花捐的免了。"

他刚要犹豫，朴军需又一反掌捆，再飞起一脚踢他在地，一瓦盆在他头上扣的八瓣儿乱飞。这军需正旺情着，火挺大，说："快快地开路，滚。"

殷澄吉肚子里暗骂这朴军需：日你祖宗的，跟着日本人腚后头来的，比日本人还下三滥。心里也在想豆腐妮儿，这小妮子不知天高地厚的，是个什么种儿？才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着这么点日本腥气就这德行了？因此他爬起身来捂着脑袋滚了。下次又拿着捐税本子来了，还是照规矩查对接客数目。

这次豆腐妮儿出来了，朝他直笑，也算是殷澄吉头回见她。原想象豆腐妮儿豆腐妮儿的，身上怎么着也有几两豆腐，却见她还是细高挑儿，半毛儿头发，那工夫蒙阴城还不知有烫头。身着亮子色学生蓝短大襟褂子，一双裹了又放开的那种半大脚。

但确实是没比的漂亮，眼如点漆，面肤红白，嫩如滴水。而殷澄吉又熟知风月场中讲究，那里面评价姑娘也不仅仅依表面如何来定论，为什么是豆腐妮儿，还得慢慢摸着说。

他当时就想，蒙阴县出这种姑娘真是造化，可惜便宜了日本人，要赶上韩复榘那工夫，这姑娘能价值连城，红到济南府去。

“还是个花红果子。”豆腐妮儿头一次跟他说话就这么评论他，这是蒙阴人评论新鲜水果的说法。

“可惜投错了胎，投在蒙阴县了。”他这般回答，既是说自己，也有说她的意思。

她仿佛听得出来，歪着脑袋笑道：“那天我只当是个凶神，才叫朴军需揍的你。”

“打人不好，打人还耽不了纳花捐。”殷澄吉不想惹



祸，这种女人更易招祸，何必呢。

“卖身的得纳花捐，卖别的东西的怎么不纳捐呢？”她笑嘻嘻地问他。

他知道她这是指良心，买卖里边就这一样不纳捐的，王法里也漏了这一项。于是道：“按说是不公平，可要收这捐，还不知交给谁呢。”

“交我。”她说。

“那可算交对了。”他笑道。

“揍你没白揍吧？”她笑道。

“头回领教。”心想这小妮子理论还不少，难怪人说她会调皮，日后保不准还不是个善主儿呢。

“你模样儿不坏，”她说，“从前我怎么没见过你呢？今天正闲着，进家来陪你喝壶茶吧！”

殷澄吉也就是从这喜欢上豆腐妮儿，从心里喜欢。花月女子得有人教，豆腐妮儿属于不用人教的那一种，不教自会，自成一体，这是精灵的造化。由此他就更不拿她跟孙大肚子王板板儿那一类人同等着看，真是从心里喜欢她。开头她叫鬼子揍他，却毫不觉得忌恨这事了。

他喝了豆腐妮儿的茶，却不敢吃她的豆腐，不是没动过那心，是有自知之明。凭他当汉奸警察这一个月70斤粮食的给养，是养不起豆腐妮儿这么个姑娘的。

心归心，情归情，意归意，没这本事，还是得收着点性子。男女之间无非就这场事。

但是帐目上他还是记得很清楚，到1945年3月八路军打下蒙阴城为止，豆腐妮儿漏缴的花捐有二百多元。殷澄吉老老实实给八路当了俘虏，到西乡受了三个月的训，放回来当了百姓。这时已有家眷，外带两个孩子，如今70斤给养也没了，就在城墙根种了菜园，靠土地爷供给退休金。

他在西乡受训那工夫，听人说豆腐妮儿已经给八路军枪毙。说她民愤极大，属必须镇压的汉奸。

受训回来，确实没再见豆腐妮儿的影子。觉得枪毙的也对，这么嫩的豆腐给日本鬼子吃，本身就是大罪大恶，想起来也恨得慌。再说那时枪毙个人也无须高等法院批准，无所谓够不够死刑标准，说毙就毙。如果八路军说殷澄吉也该毙，丝毫也不冤屈他。因此他回到家后老老实实地种菜园子养家，不敢冒充有能耐，比鬼子那时候还老实。而后老婆嫌他背运，又是旧警察又是伪警察的。男人长得好也当不了粮食吃，便跟了个丑男人去了。儿子上学以后也跟他断了关系，唯有女儿小林还小，随他种菜园。他曾经养过一条狗，因他这院子四外孤独。后来狗长得挺壮，见了有问题要找他调查的工作人员就咬（别人一般不上他这来），吓得他把这狗也杀



了。好在解放以后社会治安好，没有狗也出不了事。

不知是哪个风声鹤唳的夜晚，殷澄吉突然又动了这个念头，想去找找豆腐妮儿埋的地方。豆腐妮儿本名陈金秀，当时的户口登记上是生于民国20年（1931年），挂牌前最后嫁的夫家也姓陈。陈家是蒙阴城关的一大姓，枝蔓旺盛，也占着几处好风水坟地，豆腐妮儿死了不会埋在别处，找也不难。风俗上做了妓女的姑娘并不同于未嫁出的姑娘，未嫁出的姑娘死了进不了祖坟地，做妓女的姑娘如同嫁出的一样，何况豆腐妮儿已肯定是出嫁了的，照样会被接受进祖宗坟茔。

这念头原本也同样有一搭无一搭，无非闷了，有那么个老想头。找着了也没啥，顶多年年多个上坟处，阳间里曾有来往，阴间里也别断了。有一搭无一搭的，逢蒙阴大集在菜市上撞着豆腐妮儿近支陈家的人，就问过那么几回，也是闲嗑嘴似的，却都没有说知道的。他就纳闷儿，按说问的几人都是她没出五服的本家，不是叫姑婶亲姨就是叔表姊妹的，别的不好听，死了埋哪里还有啥难开口的？这本不是难事。

先是：他秧好了就等下集拔了去卖的二分茄栽子一夜被人糟蹋得净光。后是：女儿被人冷不丁推进城根的干井，幸亏他正在屋里喝茶，听见哭声不对，救得及时。一般来说，要不是他做了缺德事，蒙阴城里也好，

四外乡下里也好，没有人这么对待庄稼和孩子的。他当下就把不久前的事全都细细回味一遍，凭着警察的嗅觉，觉到就是豆腐妮儿这事。心想这姑娘要是去了阴间，决不会如此对待他殷澄吉，这说明她还在阳间人世上活着呢。既是活着，就不愿人这么打听她的下落。陈家本家人也不愿有人再提这事，揭这短。本家人有责任保护本家的女人，陈家既是旺族，这份责任心就愈强烈，就是这么回事罢了。

殷澄吉凭着警察的敏锐没再犹豫，当夜提了壶酒带着女儿去找了位种芹菜的朋友。这朋友是半疯子，会两手拳脚，好和人动武，解放前就三天两头蹲局子。好在是他老婆不嫌弃。但这人绝对讲交情，殷澄吉知道只要找到他两口子，就没有不帮忙的。果然他两口子正在家里醉成一团，又喝上酒。告诉殷澄吉，豆腐妮儿确实没死，当时有个八路军干部看上了她，枪毙时留下来。而后这干部被降了职，但俩人确实结了婚，这干部带豆腐妮儿去蒙山里落了户，详细落在蒙山哪儿，他们就说不准了，蒙山那地面大着呢！

不久，殷澄吉就领着女儿离了蒙阴城，进了蒙山里，那工夫迁居容易。

一住就是 50 年。



蒙山是方圆千里之内的沂蒙诸峰中的最高峰，也是山东境内仅次于泰山的第二高峰。或许正因此它才不像沂蒙山七十二崮那样称崮而是称顶。主峰龟蒙顶海拔1156米，次峰云蒙顶又称挂心橛子，海拔1026米，东蒙顶又称作望海楼子，海拔1001.2米。

叫作蒙山是因过早以前它的山上遍生一种叫菟丝子的寄生蔓草，又称作蒙，因而最早来这里的神人们就将此山称名蒙山。其实这种蔓草是一种多情的植物，茎细柔，丝状，随处生有吸盘附着寄主——缠绕在其它豆科菊科藜科等花草上，每年夏秋开黄白色小花，籽可入药，功可补益肝肾，治肾虚、遗精、小便频数，腰腿酸痛。但菟丝花如今在蒙山上已不多见了，倒不仅因为它毒害庄稼。老百姓传说是因为玉皇大帝把这儿封了御花园，遍种了珍奇花木，还饲养了各种野兽。一年降七十二场浇花雨，因而那种仅仅攀附禾草的菟丝花就渐渐退避了。

蒙山确实现在还保留着玉皇大帝那个时候的原始风貌，林木萧森，离离蔚蔚，泉水汩汩，霞气为表，仰瞩俯映，随手可以摘到山果，随处可以挖到草药。山神还饲养着狼、狐、鹰、兔等野生禽兽，虽为数不多，但有就不错。牛王牧放着数千头只的牛羊鹅猪等家养畜禽，也还能保证生息。土地爷有时也还和老百姓交流情感，

人们的说法，帮着党支部书记操操心。

方圆百里的蒙山，有时看见一户人家，却就是走不到那个地方。殷澄吉最初就选了这么一处地方安下家，和女儿一起抬石垒起一圈半人高的石墙，上面搭个粗树枝捆成的尖形屋架，再搭上山茅草，就是沂蒙山传统的那种团瓢屋了。又在门前平出半亩多地，既是院子，又种粮菜。屋后是生着密密的檗萝树丛的山坡，沂蒙山人喜好用檗萝叶而不是苇叶包粽子，檗萝叶大而肥厚，包粽子有奇异芳香。但檗萝棵中生长的蘑菇却剧毒，檗萝棵丛也是狼喜爱的藏身处。殷澄吉从蒙阴城带来一杆打雁的土炮，先是用它打了门前小溪中的一条大黑鱼给女儿煎吃了，那狼听见枪响，就懂得回避。山溪一直向谷的深处延去，溪中长满人钻不进的山杜鹃花，又称作映山红子，春天到来，变作一条绚烂的花沟。蒙山里有数不清的这种花沟，山杜鹃是一种生命力无比旺盛的灌木。

这条峪在学名上叫羊角峪，但峪里的人却不称学名，他们自称是当中峪，峪中那条许多小溪汇成的沟便叫当中河，周围的沟叫大大河或小大河，山叫东山西山南山北山。峪里的人为公陈二姓，虽和蒙阴城里姓公的姓陈的同宗同族，却并不严格遵照家谱上的辈系起名字。姓陈的有的就叫陈靛，姓公的有的就叫公母子，而



且叫类似名儿的还不少，就像美国的汤姆，苏联的伊万，日本的太郎。

峪里的老支部书记就叫陈靛，而且正式写法也加月字旁，老辈儿的给起的名儿，普通一点，也是为的叫你做人好做。老支部书记也从来没有感到难堪过，从1948年党员公开，他就担任了这个职务，直到1989年去世才卸任。峪里又选了位年轻的复员军人担任支书，才25岁。如果他也能任满上一任支书的年限，峪里的政权就又起码能稳定4—50年了。

峪里民主状况绝对不比外面差，之所以一任支书能当50年，是因为交通不发达。如果乡里有人来找支书，推着车子也只能走到山脚下那座三间屋的小学。赶上今天上课，这里聚集着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几十名孩子，由一位老师在一块黑板上分别教一至六年级的课程。乡里的人先把消息告诉孩子中某一个叫老陈靛叔或老爷的，然后才有希望在半天之内见到老陈靛的影子，否则找到夜里掌灯，也不一定见着。因此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，这儿一棵树也没杀着，就是炼了钢铁别人也不知在哪儿。66年闹“文化大革命”也没改选支书。80年实行生产责任承包制，老陈靛率领乡亲们一棵树一棵树地分，分了两年才完事。

当初殷澄吉的房基地完全是他自己圈出来的，不像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